

方中铎：周口走出的共和国将军

□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

(上接 A4 版)



上世纪六十年代,在“南京路上好八连”命名周年纪念大会上,时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的方中铎将军(左)与小战士聊天

淮海战役前线 怒斥“百变将军”孙良诚

淮海战役中,方中铎作为我军谈判代表,巧妙地抓住国民党 107 军军长孙良诚的小心思,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,敢于“亮剑”,最终迫使其投诚,减少了部队作战伤亡。

孙良诚早年投靠冯玉祥,后转而投靠蒋介石,日军来了投降日军,出任汪伪政权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兼驻开封绥靖公署主任。抗战胜利后他再次投靠蒋介石,变来变去,反复无常,堪称“百变将军”。

淮海战役打响不久,国民党败局已定。面对解放军的劝降,孙良诚再次显示出“百变将军”的特性,先是承诺起义,后来又发生动摇,拒绝投降。很快,华东野战军 2 纵 5 师奉命将孙良诚部团团包围,促其投降。

一天夜间,孙良诚等人乘吉普车到华东野战军 2 纵要求接洽起义事宜。2 纵司令部领导研究后认为,孙良诚已多次就起义事宜变卦,故意拖延时间,毫无诚意,决定不见,由 2 纵 5 师政委方中铎负责与孙良诚谈判。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百战将军——滕海清》一书,生动记述了方中铎驳斥孙良诚的片断。

此时,无路可走的孙良诚想争取他作为起义人员的待遇。孙良诚一见到方中铎就声高气盛,表明自己是为起义而来,要求解放军给他番号起义。

见惯了战场上的各种阵势,方中铎针锋相对,轻蔑地表示:“我们以前很相信你,可是,现在你再来谈起义显然晚了。过去多次给你起义机会,你言而无信。如今,解放军兵临城下,你错过了时机,只能缴械投降!”

孙良诚知道他已经没有了谈判筹码,自知理亏但又不肯就范,反诬解放军不讲诚信。孙良诚这一番话太滑稽了,方中铎列举了孙良诚发迹史中的朝秦暮楚、朝三暮四的事实,一番话揭穿他的老底。

方中铎当面打电话到纵队司令部,得到的命令仍是要孙良诚缴枪投降,要不然武力解决。

为尽最大可能减少双方伤亡,争取孙良诚投降,方中铎耐心地给孙良诚做工作,分析利害关系,帮他选择光明的出路。方中铎最后严正地说:“你不愿意投降也可以,现在可以放你回去。但是,起义和投降不是一回事,投降和被俘更不是一回事。”方中铎这番话一针见血,打破僵局。

权衡再三,孙良诚自感无力回天,只得表态向解放军投诚。最终,孙良诚率部 6000 余人放下武器,接受解放军改编。

战上海扬眉吐气目睹外国人挑白旗

更振奋人心的是,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多少年后,在方中铎为数不多的回忆文章中,非常清晰地记录了这些扬眉吐气的故事:

当我军进攻上海时,原来停泊在黄浦江里的美、英军舰,纷纷逃出吴淞口。

在接管上海过程中,方中铎等人坐着吉普车从江边回来,路过现在的高桥炼油厂(当时属英国人财产),厂内高高挂起了白旗。这面随风飘扬的白旗,我军将士一进高桥就看到了(当时上级命令不准炮击炼油厂)。三十几个英国人头戴大礼帽,身穿燕尾服,手戴白手套,在路边一字排开,向解放军脱帽鞠躬致敬。他们让翻译拦住我军的吉普车报告说:“炼油厂里尚有七八百名国民党官兵(其中包括一部分伤兵),有大量的枪支弹药。”后

来部队派参谋去检查,将这些俘虏和枪支弹药接收下来了。

这些英国人报告的第二件事,说炼油厂是英国人的财产,请求解放军加以保护。方中铎等人回答说:“不对,这块土地是中国的土地,这些财产是中国人民的财产,你们英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百多年,今天你们的旗帜应该永远降下来了。我们责成你们保护好炼油厂的所有财产,如有损失,要你们完全负责。”他们回答说:“Yes,sir!”

上海解放,群众拍手称快,真正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。

胜利的背后,是惨烈的牺牲。上海,也是方中铎一生中看到战友死伤最多的地方。他晚年曾深情地对子女说:“比起许多革命烈士,我是幸存者又是幸运者。我死后要将我的骨灰撒入长江,永远陪伴牺牲在这里的战友们……”情真意切,令人泪目。

战场上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

至共和国的将军高位,虽已过去多年,两人始终难以忘怀那次事件中牺牲的战友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两位将军频繁书信,追忆当年牺牲战友的详细情况。1981 年,方中铎与生死之交的老战友陈锐霆,亲赴当年的事发地,寻找烈士的坟茔。在烈士的坟茔前,两位老将军脱帽敬礼,表达对牺牲战友的最深切怀念。

1981 年 9 月,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政府将烈士遗骨迁到县烈士陵园,并立碑纪念。陈锐霆将军起草、方中铎将军楷书撰写了碑文。

淮海战役期间,战斗打得正激烈,担任师政委的方中铎穿着大衣,趴在掩体里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。突然,“嗖——”的一声,子弹带着刺耳的啸叫声飞来。方中铎扭头一看,掩体里一位警卫员被击中当场牺牲。打扫战场时,方中铎发现自己大衣后襟被击穿个洞。原来,他是弓身观察敌情,子弹穿过他的大衣后襟,又击中警卫员,造成人员伤亡。

还有一次,一发炮弹突然从天而降,落在方中铎旁边的一堆淤泥里。幸好炮弹不知是受潮了还是什么原因,竟然没有爆炸。

战场上的故事还有更离奇的。在南下进军福建时,部队连夜紧急行军。福建北部多为山路,曲曲折折很不好走。那时,解放军缴获有国民党军队的车辆,司机也是国民党军队投诚人员。那次也许是司机太疲劳了,行车途中,坐在旁边的方中铎刚才还和司机说话,明明看到司机两只眼睛是睁着的,可车子却突然斜向山下冲去。说时迟,那时快,方中铎一把夺过司机手中的方向盘,摆正了车头。司机疲劳驾驶,被方中铎惊扰“美梦”,吓得一哆嗦,半天才回过神来。

这些惊心动魄的生死瞬间,不是电影虚构的镜头,不是平白无故的想象,而是方中铎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。

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方中铎曾对子女说:“那些牺牲的战友,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。你们一定要铭记过去、珍惜现在……”

骨灰撒入长江陪伴牺牲战友

远行。他前往老部队 21 军讲军史、拜访军领导、看望老战友,历时两个月,途经西安、成都、重庆、三峡、武汉、庐山等地。”方中铎的女儿回忆说,多次放弃享受老干部疗养政策的父亲,1984 年秋感觉身体不适,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住进疗养院,这时才查出他已是癌症晚期。

几十年的军旅生涯,方中铎养成坚韧的品质。战争年代他总是带领部队在一线作战,甚至还乔装打扮,勇闯敌营匪窝进行侦察。和平环境下,他能几天内就戒掉几十年的抽烟习惯。晚年病魔缠身,特别是生命的最后一年中,他忍受着越来越严重的痛苦,从未对陪伴的家人和病房的医生护士发火、抱怨、叫喊。

临终那天清晨,极度虚弱的方中铎强睁眼睛,对陪伴了通宵的女儿说了最后一句话:“你辛苦了,谢谢你……”

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1986 年 2 月 1 日,方中铎在上海去世。按照他生前心愿,不发讣告通知,不开追悼会,不设花圈,不致悼词,骨灰撒入长江,一切从简。

当年 2 月 14 日,全家人搭乘运输艇,护送方中铎的骨灰前往长江入海口。

在汽笛一阵阵轰鸣声中,在家人的泪水和痛哭声中,方中铎的骨灰被撒入滔滔江水,和为解放上海浴血奋战献出生命的战友们永远长眠在一起。②18